

毛共對東南亞新策略的難題

羅石圃

周恩來的微笑攻勢，雖贏得不少國家和它建交，但與大陸關係最密切的東南亞國家，則仍是對它若即若離，其往來亦祇限於民間貿易、體育等團體，建交談判依然一無所成。所以一延再展，並非單是出於此一地區各國政府對它的楔入顧慮太多，而其本身也具有很多無法解決的難題。

一 如何突破美俄的兩線包圍

上年十一月下旬，蘇俄共黨領袖布里茲涅夫訪問印度，由莫斯科所傳出的消息，指出布氏此行，在經由新德里說服東南亞國家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此一期間，中共有一份「時事學習」資料，認為「蘇俄所搞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和當年美國杜勒斯所搞的「東南亞公約組織」，同樣是以矛頭指向北平——包圍中國大陸」。接着指出：「蘇俄鼓吹「區域性經濟合作」，幫助「亞洲國家克服經濟落後狀態」，就是企圖把它在東歐國家的一套做法搬來亞洲，在亞洲建立起它的殖民地體系」。並稱「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現已成了蘇俄向亞洲擴張的主軸，是以矛頭指向中國大陸的軍事政治聯盟，旨在包圍中國（中共）」①。

誠然，一九五四年在日內瓦訂結越南和平協定以後，由杜勒斯一手促成的「東南亞公約組織」亦即訂結于馬尼拉，乃以防堵中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為目標。一九六一年的寮國戰火，是北平夥同河內所輸出的戰爭，至來年由二次日內瓦會議所產生的永珍三派聯合政府，更是美俄聯合阻止它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越戰再起，造成印支各國連年來的烽火連天，都是美國根據東約而履行協防義務，中共企圖突破其封鎖所使然②。其所以不惜放棄反美立場而協助尼克森達成巴黎和議，並重彈和平共處五原則的舊調，同時向東南亞各國展開笑臉進攻，顯然是企圖以和平姿態促成東約解體，使此一地區各國當軸消除對它的恐懼，及體認到美國不可恃以協防的情況下與它建交。

但它將蘇俄近年來所積極倡導的亞洲安全體系，認為是與東南亞公約

組織同樣以圍堵它為目標，且具有軍事政治聯盟的性質，則東約雖已接近解體，而由蘇俄所建築的另一道圍堵大陸的新堤防又將產生。究竟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實質如何？中共何以認為對它的威脅如此嚴重？莫斯科又在經由何種途徑而促成？對中共東南亞新政策有何影響？這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 「亞洲安全體系」對毛共的威

脅

蘇俄的「亞洲安全體系」，乃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九年所倡議的，據他當時宣稱：「目前國際局勢使我們面對更重要的任務，我們應該在世界上一些存有世界大戰危險性的地區，建立起集體安全制度。」至一九七二年，他又進一步指出：「我們認為亞洲的集體安全制度，應以下列原則作為基礎，此即(1)在各國之間的關係上摒棄武力；(2)尊重彼此的主權，不干預他國內政；(3)在完全平等和互惠的基礎上，廣泛發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伊朗首相霍威特訪問莫斯科時，蘇俄領導人在向他解釋亞洲安全體系時，又添加了下列三項新原則，其中包括：(1)互相承認各國具有自決權利；(2)通過談判與協商解決國際歧見；(3)承認及尊重各國擁有其個別資源並且實現經濟與社會改進的權利③。

據蘇俄駐新加坡大使蘇卡尼斯宣稱：「亞洲安全體系，絕不包含強國干涉小國獨立後主權之意義」，且莫斯科並無「腹稿」，有待亞洲國家從長計

議。不過在此項體系建立以前，下述問題，必須先行解決：

(一)消除亞洲各國間之戰爭；

(二)承認各國(指亞洲各國，下同)領土完整及其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際疆界的「穩定性」；

(三)保護各國免其內政遭受外國勢力干預；

(四)廢除現有的亞洲各種政治集團組織如「東南亞公約組織」等。上述組織已成爲一種「政治上的時代錯誤」④。

蘇俄所提出的，除廢止現有亞洲各種政治集團組織，並以東約組織爲實例而外，其他大多是空洞的原則，與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和尼赫魯所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1)互相尊重領土主權；(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內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處」加以對照，可謂大同小異，何以使中共對蘇俄此項構想視爲大禍臨頭？

要進一步探究，我們不難發現蘇俄的「亞洲安全體系」與中共「和平共處五原則」，其不同的第一點，在於蘇俄提出了「廣泛的發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合作」，並非中共五原則中的「平等互利」所可能企及。因此，一般觀察家認爲一九七一年八月簽訂的「印(度)俄友好合作協定」，便是亞洲安全體系的起步。至孟加拉獨立後與蘇俄所簽訂同一性質條約，又是將此一組織的起步工作迅速加以擴張。亦即表示莫斯科爲實現此項計劃，是以其本身爲中心，先與亞洲各國建立雙邊關係，並從經濟及其他方面合作開始，然後再訂立多邊條約。由中共代表上年四月在東京舉行的亞遠經委會席上，指責「亞洲安全體系」，是一個以印度爲核心的反華(中共)組織」，及布某訪印(度)，中共報刊全力抨擊蘇俄爲「兜售亞洲安全體系」，即顯示它完全同意此種觀點。

以此類推，蘇俄在東南亞自由國家，無論是經濟援助如在緬甸的各項俄援建設，以及對其他各國貿易往來，技術文化交流合作，無不是爲其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工作奠基鋪路。至於在此一地區的鐵幕以內，如北越、越共臨時政權，及施亞努流亡政府等，則更是由各種援助的雙邊條約，促使其彼此「摒棄武力，尊重各國主權」，以實現由蘇俄「保護各國免其內政遭受外國勢力干預」的前奏。寮國和議的簽訂，蘇俄之所以不惜由其駐寮武官出面迫使寮共就範⑤，乃由於永珍聯合政府的組成，正是它強調的「由和平聯合

過渡全面解放」路線的示範，這是美國所樂從，自由各國政府亦渴望共黨能放棄武裝叛亂，又可進一步促使美軍從亞洲撤離。但對中共而言，則無異是對它東南亞新策略上課予一項極大的難題。

三 死硬派與各國造反夥伴結合的

壓力

北平在東南亞各國早就分別卯擊了一批造反夥伴，它們無不迷信毛澤東「鎗口裏出政權」的信條，並大都遵循了中共叛亂時代的路線，藉各國交界的山區建有武裝基地，及開闢有以雲南爲大後方的祕密交通網，不僅可以接受來自中共的械彈補給與人力支援，且可相互聯絡策應。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訂結越南和議以後，中共立即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一度跟隨莫斯科的和平路線，使其在東南亞的造反夥伴表示棄戰從和。然而曾幾何時，仍然重燃戰火，尤其是「文革」以後，不僅在此一地區各國共黨陣營，多有一「北京派」整肅主張和平聯合過渡路線的「蘇修」反動份子，而北平亦公然對它們堅持「武鬥」給予聲援。

我們有理由認定中共不可能放棄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原因：一以人緣地緣關係，在與蘇俄爭奪各國共黨領導權的情況下，唯有使它們從事「武鬥」才可佔到地利人和條件的優先。再以中共內部從事指導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奪權的人，和接受它訓練裝備的各國夥伴，無不迷信武力，由內外結合而形成的一股強大壓力，迫使主張和平路線的人不能不向它們低頭。何況北越在親毛、親俄兩派之外，最近又有標榜「國家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第三勢力崛起，企圖在中南半島國家支援各國共黨武裝奪權⑥。如果北平勒令它們放下屠刀，即大有驅使其倒向河內接受支援的可能，更使它不敢爲叢驅雀。

因此，周恩來雖藉它與美國關係的改變，再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企圖迷惑東南亞自由各國和它建交，但對各國所提出的放棄支援其共黨武裝叛亂的要求，始終不能以事實作出答覆。更令人不敢相信其和平誠意的，是東南亞各國共黨多有傀儡組織設在北平，並由中共爲它們在華南設有廣播電台，各自

以其本國語言宣傳共黨武裝的戰果，以及不斷煽動人民反抗政府及參加叛亂，而中共「北京」電台，又經常為它們轉播，甚至遇到各國政府正在熱烈歡迎來自北平的貴賓，彼此都在強調友誼的時候，而來自大陸的廣播，仍然在號召該國人民推翻其「反動政權」，這種情形，曾經引起馬來西亞政府大感不安。

雖然北平透過當地新聞媒介加以解釋，指出它所認定的立場，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並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對各該國共產黨的革命義務」⑦。顯然在企圖以黨的名義援助各國造反夥伴繼續武裝叛亂，以便北平政權推卸責任而爭取各國政府與它建交。然而誰又能相信中共黨政關係可以劃分？所以這種說法不過是自欺而不能欺人。因此周恩來便不能不坦白地告訴泰國前商業部長巴實：指出中共「不干涉友邦內政，但決不能不支持各國爭取自由的人民」。

而對着蘇俄所積極推銷的亞洲安全體系，如果它不放棄對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這不僅不能籠絡到各國與它建交，且正適合蘇俄所提出的「保護各國免其內政遭受外國勢力干預」的號召，亦即驅使各國進入其「亞洲安全體系」的牢籠。否則又將使其多年苦心培植的各國武裝造反夥伴倒向河內以求援，由建立東南亞共產第三勢力而連同北越都與它離心脫幅。

四 新策略的兩全計劃

建立為它向東南亞地區輸出戰爭的代理人，這是中共為解決它爭取此一地區國家建交，而又可以不放棄支援各國共黨「武鬥」的兩全計劃。由曼谷發現泰共的「泰國人民革命之聲」電台，已由雲南遷移察北的察共控制區⑧，而緬共電台也有遷移至此的跡象。再從近年來，中共在察北的積極築路駐軍，其公路網既已使此一地區與滇南聯成一氣，而永珍政府視若無睹的態度，甚至連皇家運輸機經過其上空遭到高射武器射擊，與巡邏人員被中共駐軍逮捕，一概默而不言，可見察北已被納入由雲南伸展的鐵幕以內，溥瑪早已心照不宣⑨。

因此，中共對它在一九六二年時代深惡痛恨的永珍聯合政府，此次一反異常，亦跟隨美俄從中促成，且表示即將以其所築的滇察公路移交聯合政府

接管。這顯示溥瑪早已默許察北屬於中共的勢力範圍，中共即以此一地區為其支援東南亞各國武裝夥伴的前進基地，並以完全受其控制的察共風沙里統治者波發（Khamouane Boupha）為其輸出戰爭的代理人。俟聯合政府組成，察共既可分得內閣一半席位，且交通部長又規定應屬於共產黨人，則中共將它所築的滇察公路移交聯合政府，永珍所得到的，祇不過是承擔該路今後用於運補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罪責而已⑩。

使各國造反夥伴在「民族解放」鬥爭戰線上加以隱藏，亦即讓共產黨人都以民族主義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中共對東南亞新策略中的另一重要部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號代表中共政策的「紅旗月刊」，有一篇以「民族解放應有的認識」為題的論文，雖然標明為「世界史第四講」，但無法掩飾這是代表中共當前對各國「解放」鬥爭支援策略的調整——尤其是對東南亞國家武裝鬥爭的支援，指示它們不應倚賴太多的外援，強調「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性，及必須自力更生，更警告決不能接受蘇俄的援助。強調莫斯科的援助是「一種騙局，以強迫別人接受其修正主義路線，並出賣與窒息民族解放運動」為目標。

然而可以接受的，是來自那些國家的援助？作者毫不諱言：「當前世界上祇有兩個藍色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和阿爾巴尼亞。至於蘇俄，是一個修正主義的國家，像美國一樣地壓迫和破壞全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中共何以不能向各國造反夥伴提出太多的支援？作者規避了正面的解釋，祇從反面指出：「如不能遵守自力更生的原則，勢必處於被動的地位而不能自拔。」然而要使自力更生的奮鬥有效，便必須向中共尋求指導與模範。

新加坡「新國家日報」立即根據此中論點申論「中共對東南亞的新策略與動向」，認為這篇文章的作用，是為了輔助周恩來對東南亞的微笑外交，更進一步鬆弛它與此一地區造反運動的關係。並回溯中共在開始籠絡東南亞各國和它貿易建交時，即已強調政府與政府和黨對黨關係應予劃分。「紅旗」發表這篇文章，更顯示北平今後對此一地區共黨叛亂，祇能由「中國共產黨給予思想和某些方面的聲援，中共政權則準備與各國政府從事建交的談商」，其結論是：「問題在外交關係一經建立，沒有什麼可以保證中共不再給予造反者的武裝支援」⑪。可見這項策略也無法瞞過東南亞的人民。

五 新策略在緬甸的示範

不過中共將各國共黨叛亂戰線改頭換面——轉變為民族解放戰線，是另有其一套巧妙手法，且必須經過迂迴曲折的過程，往往不易使人覺察到的。這在緬甸便已有相當的成功，但由於蘇俄的從中利用，又迫使它功虧一簣，不得不再使緬共向緬北地區捲土重來。否則仰光政府會一直被它所矇蔽。

緬甸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上緬甸的各族，如南北揮邦的撣人（Shans），克欽邦的克欽人（Kachins），瓦邦的卡瓦人（Kache），在山地的苗人（Meao），傣人（Yao），阿平（Kaw），保黑（Mubso），保傑（Listaw），無不在雲南有其同族，且一向往來密切，並未因國界的分割而疏遠往來。中共早已對雲南各族青年給予訓練，準備派遣他們滲入其緬甸的同族，唯以滇邊各族反共軍先已興起，緬境土司亦懷於其雲南的族人遭受中共迫害，為自衛而不得不羣起支援反共武裝，遂使接受過它訓練的滇邊各族青年無法入緬滲透。至仰光宣佈收回揮邦土司政權，造成揮族武裝叛亂，因而遷怒中國反共軍，不惜要求聯合國迫使它們撤離緬境，以致中共滲透緬北各族叛軍的計劃得以順利實施^⑭。

然而自一九六七年中共將「文革」推廣到緬共陣營，使「紅衛兵」出現在仰光各校而無視於緬甸政府的禁令，使蘇俄乘緬共和平派人自危的機會而導致他們發動反毛暴亂，造成緬毛交惡後，中共亦公開指使其豢養的緬共羅相（Naw Seng）部隊，及一向設在北平的緬甸海外共產黨中委帽丹（Bo Than Shwa）統率一枝由滇緬邊區少數民族組成的武裝進入上緬甸，並公然派軍在畹町隔岸發砲以掩護它們進佔九谷及臘戍外圍。雖然這兩股緬共武裝仍然是依賴被中共早已滲透民族叛軍支持，組成所謂「民族民主聯軍」，但誰都了解這祇是緬共武裝奪權的幌子，連北平與緬共電台的廣播亦並不諱言^⑮。

由北平直接訓練裝備緬共武裝進據緬北，已經成為公開的事實，連一向遭受中共武裝攻擊都是苦不敢言的仰光政府，至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也不得不由尼溫宣佈會與中共軍及其卵翼的緬共武裝發生過十八次戰爭^⑯。這對中共決定改變的向東南亞展開笑臉攻勢新策略，顯然是極大的障礙，所以在

毛共對東南亞新策略的難題

一九七一年尼溫訪問北平以後，緬共武裝亦節節敗退撤入滇邊。但由緬軍在此同時不惜倒戈圍攻與其多年來並肩抗共的當地人民自衛軍，並將該軍司令昆沙予以扣押，以致一般多認為這是由北平撤退緬共所提出的交換條件而使然。

緬北各族人民自衛軍，是當地居民以緬籍華人及雲南難民為主，鑒於中緬共武裝竄擾，閭里不安，緬軍既無法防堵，他們便祇有組成自衛武裝聯防，使共軍隨時隨地都會遭遇到他們的襲擊。緬軍認為民氣可用，亦即給予補給彈藥鎗枝，並派華裔緬人昆沙為司令以收統一指揮之效。這不僅造成共軍在緬北地區到處都是敵人，且已與滇邊反共反毛勢力有溝通結合的趨向，中共自不敢不願慮此一由它輸出「人民革命」戰爭地區，反而變為向鐵幕內輸入反共反毛戰爭的口岸^⑰。

以緬共武裝撤出緬北，換取仰光移兵剿滅當地反共自衛軍，此既可消除其邊患而自保，又可讓緬北各族叛軍乘機坐大，使緬共再滲入各族叛軍之中，以「民族解放」旗幟，號召所有遭受緬軍攻擊的武裝結成聯盟。這便是中共指揮緬共將「階級鬥爭」轉化為「民族解放」鬥爭的手法。由緬方於緬共撤退後招待記者參觀收復區，及尼溫訪問泰、馬、印尼諸鄰邦，這都無異替中共對東南亞微笑攻勢作宣傳，表示北平放棄對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在緬甸已有事實作證。再加上緬共撤退後的緬北，緬軍與自衛武裝兵連禍結，在陸空步砲協同的攻勢下，自衛武裝居然愈戰愈強，又顯示緬共利用「民族解放」鬥爭的成就輝煌^⑱。

誰知中共對東南亞新策略正在緬甸實施得被認為收穫豐碩時，緬共武裝又向南揮邦捲土重來，且公然攜帶北平製造的武器並由中共顧問指揮，從其攻勢指向國際觀瞻所繫的景棟^⑲，即不難看出它已經無法顧及此舉妨礙它對東南亞新策略的實施。何以致此？這便是由於蘇俄在緬甸對它的新策略將計就計所製造的難題。

六 蘇俄粉碎毛共新策略的第一回

緬甸自一九六七年發生反毛羣衆暴亂事件以來，蘇俄一面竭力拉攏緬共與尼溫政府合作；一面與東歐國家聯合給予緬甸經援，以致俄援建設遍佈，其專家也蜂湧而來，這已使中共感到極大的威脅。何況在緬北的蘇俄技術人員，一旦就近與以華人爲主的緬北地方自衛武裝有所聯繫，則勢必會使雲南反毛勢力爲蘇俄所用而形成抗暴武裝，這又是它不得不拉攏仰光而不念舊怨的另一苦衷。

但在上年四月間，緬北自衛武裝進攻南撣邦首府東枝時，當地兩位俄援專家竟在兩軍對峙下不顧安危而赴郊外垂釣，以致被叛軍所俘，遂提出以俄人交換其被扣的司令昆沙獲釋條件，並函告蘇俄駐緬大使館，表示將善視俄人^⑮。雖然緬方並不理其交換條件，但在幾度出動大軍進剿均未能迫使對方釋放俄人後，反而造成仰光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綁架各國使領人員的謠言，已使保衛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當蘇俄外交部一位特使抵達仰光不久^⑯，緬共武裝亦即再度回到南撣邦。

一般多認爲蘇俄專家原是與緬北地方自衛軍的聯絡人，所以不惜自投羅網，俾以苦肉計形成蘇俄使館有藉口而出面斡旋釋放昆沙，一則可以破壞中共利用緬甸「民族解放」鬥爭以壯大受它羽翼的緬共實力；再則可以由昆沙恢復自由，使威脅中共的緬北自衛武裝得以繼續生存。更因昆沙獲釋乃由蘇俄從中竭力斡旋所促成，必將使此一部隊由感激而加強雙方聯繫。所以北平在權衡輕重得失之下，乃不得不斷然指使緬共再度佔領南撣邦，以免蘇俄勢力進入雲南，已無暇計及其對尼溫的諾言，以及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笑臉攻勢。

北平不能容許蘇俄勢力伸入南撣邦的原因並不止此，由於此一區域與寮北僅有湄公河一衣帶水相隔，兩岸居民無論漢夷都是聲氣相通，遷徙往來無阻。滇寮公路，便是沿着湄公河左岸向南延伸，而由南他至景果的支線，又正是緬寮兩地居民的渡口。一旦俄人可以進至此一地區，則中共經由寮北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叛亂的祕密，都會被它揭露無遺，爲它輸出戰爭的代理人——風沙寮共的領袖亦可能發生動搖，勢必形成它對東南亞的新策略全部落空，所以不得不指使緬共武裝捲土重來以控制此一三角地帶。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中共爲爭取東南亞各國與它建交，縱使決定在短暫期間內減少對其造反夥伴的武器支援，並指示它們降低「武鬥」，以便轉變

爲民族解放戰爭。但一經蘇俄插手反擊，又會令它不能不恢復對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這不過是它的新策略在緬甸一隅所遭遇的難題一例而已。

七 對美軍去留態度的難題

蘇俄的亞洲安全體系計劃，以廢除現有的亞洲各種政治集團組織爲前題，尤其強調「東南亞公約組織」爲一種「政治上的時代錯誤」。但在北平，雖然十多年來，它夥同河內發動寮戰、越戰，以及向此一地區各國不斷輸出戰爭，一直是以突破美國在其南面的圍堵——瓦解「東南亞公約組織」爲目標，但而今已時移勢轉，反而使它唯恐此一組織解體，導致美軍不得不撤退此一地區，所以蘇俄的此項要求，正是擊中它的要害而又苦不能言。

關於北平同意美軍留駐亞洲履行其協防的條約義務，曾經有過不少訪問大陸的人間接透露。至上年三月四日，蘇俄「眞理報」，正式指稱美國將其原駐越南的軍事基地移於泰國，乃事先已得到中共的默許，並稱北平領導階層，對美軍留駐亞洲頗感興趣^⑰。至上年十一月，日本首相田中向美國記者勞卜·馬丁指出：日本與中共都深信亞洲的和平，有賴於美軍在亞洲的繼續留駐^⑱。蘇俄報章的透露縱使是出於臆測，但田中的話，則必然是在他訪問北平時親耳所聞，斷然不會憑空造謠。

從情勢判斷，僅就東南亞地區而言，各自由國家既大都有共黨武裝叛亂，且公認都是由中共輸出的戰爭。祇有美軍繼續擔負起在第一線的防堵，方可使各國在心理上感到安全。一旦美軍全部撤離，使此一地區在防務真空狀態之下，適足以給予蘇俄實現其亞洲安全體系的契機，這對中共的威脅，比美軍的圍堵將會嚴重十倍。依照「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北平顯然會同意美軍的繼續留駐。

然而毛周等何以不敢正面作出表示？這由於對其北越、越共等盟友以及各國的造反夥伴犯了大忌，如果北平一旦公然聲稱同意它們視爲「僱子手」的美軍留駐，勢必會觸犯共黨陣營的衆怒，等於是驅使它們倒向蘇俄。這又是北平的另一項主要難題，也是給予莫斯科攻擊它對東南亞新策略的一大弱點。

北平對東南亞的如意算盤，是明交各國政府，暗援各國共黨武裝；不過前者祇是暫時的手段，後者則是它長遠的目標。如承認北平最早、且不惜處處遷就它的緬甸政府，企圖以一面倒而換取它放棄支援緬共武裝叛亂，但其結果都是徒然。曾經出任緬甸總理十多年的宇汝，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訪問北平，正當中共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經由他與蘇卡諾、尼赫魯等聯合向亞非國家大力推銷期間，他於出席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的歡宴席上，有一篇十分沉痛的致詞，對北平一再暗中支援扶植緬共，及挑撥煽動邊區少數民族叛亂，在痛責緬共頭目及緬甸野心政客時，也同時指控了北平。他說：

「一個在本國得不到支持而又受權勢慾支配的人，他會不惜借助外國勢力來奪取政權，並不惜成爲外國走狗。因此，外國培植走狗和僕人，並且通過它們來對另一國家的內政進行干涉是可能的。今天我們在世界上可以看到這種卑劣的做法很流行。緬甸人憎惡這種邪惡的手段。」

在緬甸是如此，在蘇卡諾時代的印尼，及施亞努當年統治下的高棉，亦復相同。亦即說明中共籠絡東南亞自由國家和它建交，其基本目標，祇是爲了便於扶植其夥伴奪取政權。但由於它的兩面手法在緬甸、印尼已有前車之鑑，以致此一地區各國對周恩來的和平舊調重彈，亦祇是若即若離。何況內有死硬派與各國造反夥伴的阻撓，外有蘇俄「亞洲安全體系」的針鋒相對，加上北越籠絡東南亞各國武裝共黨結成第三陣線的企圖，處處都給予周恩來對此一地區新策略推行的難題，不知他如何解開這些問題的死結？

註① 中央社香港電，一九七三、十一、廿九。

註② 「印支和戰與美毛俄三角關係演變」，東亞季刊，四卷四期，拙著。

註③ 「蘇俄推銷亞洲安全體系」，「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九、廿八，觀微著。

註④ 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十二、一，據法新社十一、卅日星加坡電。

註⑤ ⑩ 「寮國聯合新政府的評估」，本刊，上期，拙著。

註⑥ 「雷震遠神父 (Rev. Raymon D. J. Dejaeghe) 談南北越現勢」，

「中國時報」，一九七三、八、九，范可喬撰。

註⑦ 「中共對馬來西亞的兩線輸出」，「中國大陸研究」半月刊，十七期，拙著。

註⑧ 泛亞社曼谷電，一九七三、七、一。

註⑨ 「南洋商報」，一九七二、十二、廿七，轉載新加坡「新國家日報」專欄作家馮青蓮以「中共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專論。

註⑩ ⑪ 「從緬甸看匪俄對東南亞的爭奪」，「中國大陸研究」半月刊，六期，拙著。

註⑫ 「緬甸軍政府何以應付兩面挑戰」，本刊，十卷、三期，拙著。

註⑬ 「緬北烽煙與共匪的撥弄」，「新生報」，盧辛仰光航訊，一九七三、七、廿二。

註⑭ 中央社紐約電，一九七三、九、廿。

註⑮ 「緬北事件真相」，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三、八、十二、馬共撰。

註⑯ 「星島日報」，一九七三、七、八。

註⑰ 合衆社莫斯科電，一九七三、三、四。

註⑱ 「訪問日本首相談話記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三、一、廿六日出版，勞勃·馬丁撰。

註⑳ 北平「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十、三。

中共的文藝整風

王章陵先生著，全書計二六四面，二十四開本平裝一冊，舉凡中共摧殘文藝，迫害文藝工作者之罪行，無不羅列概括，并以文學與藝術尺度，予以批判。售價每本新台幣陸拾元整。

請向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洽購。